

乔治·爱略特早期风景书写的“英国性”建构

杜海霞

(北京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北京 100089)

摘 要:风景在乔治·爱略特的小说中表现尤为突出,批评家大多从荷兰风俗画、罗斯金的绘画观以及女性主义视角来分析爱略特小说中的现实主义创作和以“同情”为核心的人文主义关怀,但是忽略了风景中的“英国性”编码,爱略特对英国风景的描写具有田园色彩,兼具秀丽美的特征,而对欧洲或异国的风景描写则显得“高冷”,甚至还有贬义,同时小说中对法国的不断指涉也不可忽视。爱略特在早期作品中通过风景建构了一种保守、渐变的“英国性”,这也是抒发民族自豪感、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尝试之一。

关键词:英国文学;爱略特;风景书写;“英国性”;民族认同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6)04-0064-06

风景在人类活动和人类的意识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爱略特小说中对风景的描写,特别是中部英格兰的美景给读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批评家也从不同角度予以阐释,普拉斯(Mario Praz)指出爱略特的写作受到荷兰风俗画影响,“避免了如画的画风”^{[1]322},具有现实主义的风格,旨在扩大人们的同情心。亨森(Eithne Henson)从女性主义出发,认为爱略特作品中的男性叙述者将女性人物看作动物或植物,既有正面形象又有负面形象^{[2]125}。赫尔辛格(Elizabeth K. Helsinger)探讨了爱略特笔下的乡村再现与民族历史的关系,认为乡村并不能建构具有充满怀旧色彩的民族身份,而是充满冲突和断裂的场所,民族历史“岌岌可危”^{[3]237}。从以上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风景中的“英国性”(即英国人的民族精神和文化气质,是一种身份和意识形态的表达)编码成为了一个令人忽视的话题,爱略特对乡村风景的描写具有秀丽美的特征,而与之相反的是,对欧洲的风景的描写却呈现出了贬义的色彩,而且小说中还多次出现了对法国的指涉,其实爱略特试图通过风景书写建构一种保守、渐变的“英国性”,这也是抒发民族自豪感、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尝试之一。

一、景观与民族认同

牛津大辞典将“风景”(landscape)定义为,“自然内陆的景观,被视觉捕捉:乡村景致的一部分”。可见,这一词语的核心内容是自然和视觉。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对视觉确定性的探索中就提到了风景的概念。“风景”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系列象征形式,能被激发和重塑来表达意义和价值,而这种表意过程取决于文化的复杂性。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关键词》一书中,虽然没有对风景作出定义,却关注到了“自然”一词的丰富内涵,他认为自18世纪以来,自然就被有选择地运用,自然意味着善良和纯洁,可以指代乡村,那些未被污染的地方。所以风景并不只是一种客观存在、视觉享受,同时更是一种意识形态、文化表征的手段之一。西蒙·沙玛(Simon Schama)就提醒我们,风景是“意识的产物,它

收稿日期:2016-04-14

作者简介:杜海霞(1983-),女,河北保定人,讲师,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博士研究生,新乡医学院外语系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19世纪英国小说与文论。

来自层层叠叠的岩石,也来自丝丝缕缕的记忆”^[47],风景既是自然的,更是文化的。

随着西方学界出现的空间和文化转向,当今景观研究又呈现出新的特点,研究者分别从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展开研究,探讨的议题有风景与权力、记忆、帝国、性别的关系。由于风景具有特殊的地域性,所以风景在民族身份建构中的作用也逐渐凸显,成为争相热议的话题,风景作为强化民族情感的重要媒介之一也被学界一致认同。风景作为一个习语的力量体现在再现民族身份上,每一个成熟的民族都有自己象征性的风景,它们是国民性标识的一部分,是共同思想和情感的一部分,从而将一个民族凝聚在一起。马特莱斯(David Matless)的著作《风景与英国性》(Landscape and Englishness)就研究了英国风景在国家身份和市民理想塑造中扮演的角色,来说明风景是由行动信念和实践组成的文化产品。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它是在特定的空间上建立起来的,而且以声称拥有一种内在的与领土的紧密联系来确立自身的存在,归属感由此产生,所以风景被塑型并影响民族身份形成的过程。

18世纪末19世纪初浪漫主义文学兴起,同时它也是文化民族主义源起的重要节点。无论是华兹华斯笔下的湖区还是司各特笔下的苏格兰,这些风景描写都具有民族认同和积极的文化意义,从小就熟读两人作品的爱略特也深受其影响,并在作品中通过景色彰显民族情感,表达民族认同感。雷文斯科夫特(Ravenscroft)认为风景这个词不仅指涉景色和景观类型,还代表着英国人的身份。爱略特把民族定义为一种集体存在感,或者是民族意识的情感活力,与国家并不是一个概念。爱略特将中部英格兰比拟成秀美的花园,而对欧洲景物的描写充满着黯淡的笔触,爱略特笔下的“英国性”具有厚此薄彼的倾向,同时这一手法离不开她作品中频繁地对英国的劲敌——法国的指涉,也许爱略特通过建构一个渐进、保守的英国形象来对抗好战、激进的法国劲敌,从而揭示风景背后深刻的意识形态内涵。

二、中部英格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1856年爱略特在评论罗斯金的《现代画家》时,指出罗斯金画笔下群山的美丽与莎士比亚笔下宁静的自然有着根本的区别,莎士比亚从家乡的美景中获得丰富的灵感,“莎士比亚笔下不允许有群山和过度的美丽,他离不开他的金凤花和三叶草、三色紫罗兰、漂浮的白云、艾冯河的水流以及沃里克郡连绵起伏的小山和森林”^[57]。莎士比亚的故乡处于英格兰中部,而爱略特同样生于英格兰中部考文垂的一个小镇,可以说两个人拥有共同的风光记忆。“对爱略特来说,英国性本质上就是中部英格兰”^[280]。英格兰中部的风景滋养了爱略特的想象力和乡土情,并承载着浓浓的民族情谊,同时她将这种记忆融入自身的文学创作中,既抒发了对英格兰风景的热爱,又希望能唤起更多英国人的民族认同感。正如爱略特在《萨奇的印象》中写道,“我们国家的风景是人民的生活和语言之根”^[627]。

每个民族-国家都有神化和诗化本民族居住地风景的倾向,爱略特在《米德尔马契》中就详尽地描述过英格兰中部的美景:

……要经过一片风光如画的中部平原,那里一眼望去几乎尽是一块块草地和牧场,栽成树篱的灌木仍充满生机,准备为飞鸟开放茂盛的花果。一些细小的事物赋予了每块田野独特的面貌,使从小看惯他们的眼睛显得格外亲切。……农家的房顶和草垛攒聚在一起,看不到一条通行的道路,灰色的大门和篱笆一直延伸到边缘的密林深处。一些零星的茅屋,顶上铺着陈旧的茅草,分布在生满苔藓的丘陵和峡谷中,使那里明暗相间,蔚为奇观。^[7102]

这就是爱略特从小就熟知的中部英格兰,在这片土地上,可以看到草地、牧场、飞鸟、花果和茅屋,一切似乎都没有受到外界环境的干扰,既给人带来了美感,又让人觉得亲切,仿佛走在一幅风景画中。

爱略特早期的作品中几乎都是以乡村做背景,对此批评家表达了不同的观点。罗伯茨认为小说展示了一个永不变化的时空,透出了作者的怀旧情绪;威廉斯和伊格尔顿将其视为与中产阶级文化霸权的合谋。而笔者认为乡村的景物描写寄托了爱略特的民族情感以及对保守、渐变的英国发展模式的肯

定。威廉斯曾经就“country”一词作过两个词义的区别,一是代表乡村和乡村生活,二是泛指国家和民族,可见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爱略特描写的乡村美景就达到了民族认同的高度,并不能简单地理解成对过去的怀念或为巩固中产阶级霸权而服务。不论是拉维罗还是干草坡都充满了奶牛的气息和干草的芬芳。拉维罗坐落在“快乐英国的那种富饶的中央平原上……隐伏在一个舒适的、树木繁茂的洼地里”^[94],干草坡所在的洛姆夏郡处于一片群山起伏、绿水青山的地区,这里有美丽的庄园、大片的玉米地、金黄色的干草堆、可爱的私邸、袅袅的轻烟以及生机勃勃的霍尔农场。总之,这里充满朝气,又具有“似伊甸园般的宁静可爱”^[94]。小说伊始,干草坡的美景和宁静的生活方式在一位过路人的眼中得到最佳呈现。

爱略特不仅将早期的小说背景置于古老的乡村,而且还特别强调“花园”意象。花园是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标志,它代表着人类返璞归真的状态,圣经中就有伊甸园的形象,寄托人们的美好愿望。英国作家十分钟情自然风格的花园,爱略特便是其中之一。《织工马南》中爱倍从小就喜欢在池塘边玩耍,并一直想要个花园,最后她嫁给了一名园丁,拥有了一个大大的花园,“花朵透出篱笆闪出一付迎人的笑容”^[94]。爱略特描述的霍尔农场的菜园子,也独具生机勃勃的特征,“花朵使人眼花缭乱;还有丁香花和荷兰绣球花无人修剪,显得高大而杂乱;鲜红的豆子和晚季的豌豆叶子长成了茂密的一堵墙……”^[94];备受爱略特推崇的高思一家屋前也有一个果园。可以说爱略特对景观的描写几乎实现了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人关于自然的理想设计:“一个花园,一幅乡村景象,或者一幅平和丰产的景象。”^[108]

风景能够再现当时居民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而在这般美丽的风景背后隐含着英国特定的发展模式和情感结构,即英国是一个注重传统和热爱大自然的民族,这里民风淳朴,人们有着共同的情感寄托,遵循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前进的步伐,虽然缓慢,却很稳健,《亚当·比德》中就生动地再现了英国人“散仙”般的生存状况,“在漂亮的乡村小屋和农场之间,他喜欢沿着一排排果树闲逛;喜欢闻闻晨曦中暖暖的杏花芳香;他还喜欢夏日正午,躲在浓密的树枝下纳凉,看那熟透了的梨儿从枝头坠落”^[94],从而使乡村意象变为建构公众身份的表意实践。可见,爱略特努力建构的民族气质正是建立在英国乡村的历史及文化上。同时她在散文中也表现出对这种“英国性”的自豪感:“有哪个国家像我们英国一样在保持稳定的同时又能接受变化呢?……我们的中部平原从来就没有失去令人熟知的表达方式和保守的气质。”^[93]正如威廉斯所说:“英国人对乡村的态度,以及对乡村生活的态度,却一直不变,其韧性不同凡响。”^[112]在工业文明和城市文化饱受质疑的背景下,乡村越来越表现出,或者说被赋予了一种重新定义英格兰民族身份、重塑英格兰民族形象的矫正和救赎功能,爱略特笔下的乡村正好完成了这个使命。

三、欧洲之景:怎一个崇高了得?

如果说英国中部的乡村风景如同秀丽的花园一般,那么爱略特笔下的欧洲则呈现出了别样的风景,虽然在个别场景中也有对欧洲美景的赞美,但那只是为了编织情节的需要,总体来说,欧洲的风景具有一种“崇高”的气质。伯克在《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一书中曾经就崇高和美作过对比,崇高的事物具有巨大、粗糙、黑暗和晦涩、坚固甚至厚重,而美的事物则娇小、光亮、柔和和精细。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一个建立在痛苦之上,另一个却建立在愉悦之上^[12106]。由于英国的地貌主要由牧场组成,森林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所以很难构建朗吉弩斯定义的那种具有恢弘气势的花园,爱略特的英国乡村则更显得秀美和宁静,而欧洲则与之相反。崇高和秀美的对比在《萨奇的印象》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辆小型的火车穿越架在亚平宁山脉峡谷的高架桥,或者满载着国家产品的大篷车在同样不消停的沙漠穿行,或者盘旋在埃及巨像上空的水蒸气,不久被沙土逐渐掩埋,这些意味着什么呢?但是我们的林地和草地、被篱笆围绕的玉米地和牧场,我们架起风车的公地,静

静地推动水车转动的小溪、沿着旧式土路的村庄都是容易改变的风景,它使我们的大地母亲与她辛勤劳作的子女的命运惺惺相惜……成为社会史的一部分。^{[6]30-31}

在这里,熟知的英格兰乡村与宏伟、壮丽的异国风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地被指涉成一个母亲般的存在,静静地观察着人类的一切,记录下英格兰缓慢、平稳的历史。而欧洲的风景却展示了另外一种面貌,虽然峡谷、沙漠、埃及巨像具有崇高的特征,但是在工业文明的碾压下却成为了牺牲品,所谓的“崇高美”也瞬时幻化成了丑陋的代名词,这一具有深刻内涵的对比似乎可以证明宁静的乡村生活是英国民族文化的基石,正是由于它的存在,英国传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才得以保留,留存了美好的民族记忆,成为英国人民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如果说上述例子只能部分说明欧洲文明沦陷的话,接下来的风景则彻底呈现出了令人不安、恐惧的一面。《撩起的面纱》中的布拉格也同样丑陋不堪,透出精神的匮乏和迷失,在主人公的眼中,布拉格的“河流像是一块铁板,雕塑黑乎乎的,桥梁看不到尽头,卑微渺小的人群忙忙碌碌、来来往往”^{[13]266-67}。布拉格还让主人公想到的是“奇怪的城市,沙土飞扬的平原,巨大的废墟,午夜的星空中明亮的星星泛着奇光,山口,杂草丛生的角落,透过树枝的夕阳光斑点点”^{[13]308}。而《米德尔马契》中的女主人公多萝西娅在前往罗马度蜜月时则看到了另外一番景象,罗马在知识渊博的人那里可能仍是世界的精神核心和说明者,但是多萝西娅看到的废墟和会堂遗址,宫殿和巨型石像透出的是堕落和退化,“巨人的火热生命仍在墙上和天花板上窥视着、挣扎着,但已显得暗淡朦胧;洁白塑像构成的长廊上,那些大理石眼睛似乎在抵制着一个陌生世界的单调光线”^{[7]187}。多萝西娅感到如同进入迷宫一般,找不到出路。与英国的有序的和諧的历史相比,罗马代表的则是无序和碎片化的历史,大量的古迹记录着无法更改的历史,却无法与现在形成对接。

可以看出,爱略特作品中的欧洲是无序、混乱、精神空虚和感情匮乏的象征,现代化文明与历史的冲突导致了生活方式的失衡,欧洲成为了无根的代表,而爱略特作品中的英国乡村虽然代表着旧的生活方式,但英国人民正在缓慢地走向成熟。英格兰的风景旨在提醒读者英格兰民族是注重乡土之根的民族,爱略特就曾经借麦琪之口直接表达了对英国风景的赞美:“还有什么乡土的景色更能深沉微妙地打动我的心弦,胜过我在这个温暖的五月天漫游其间的森林呢?”^{[14]41}英国的植物胜过了任何热带的珍稀植物,麦琪的父亲对老屋也有一种深深的依恋,甚至成为其生命的一部分,这种乡土情是不会被那些经常游历世界的人所能理解的。爱略特本人也曾多次到欧洲游历,欧洲为她提供了避难的场所、写作的灵感,旅行的经历使她增长了见识、丰富了自我,但是始终萦绕心头的是她的思乡之情,她曾经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对于在德国停留了8个月人来说,已经受够那难吃的肉类,炉火取暖的房间和被子不被叠好的床铺,英国的羊肉、英国的火炉、英国的床铺多么让人向往!”^{[15]242}

四、隐形的敌人:法国

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一书中,对美化乡村的文学传统表达了不满,他认为诗人有意忽视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特别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而选择归隐田园、清静无为的生活方式,就此他提出了质疑:“拿破仑战争到哪里去了?那是真正的历史潮流。”^{[11]159}爱略特早期小说的背景也基本上设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她的田园牧歌是不是也有消极遁世的思想,仅仅表现感伤自我的那一面呢?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其实爱略特在小说中对法国有频繁的指涉,而这一点却被学界所忽视了。通过以上对中部英格兰和欧洲风景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爱略特对英国风景的赞美,展示了一个注重文化传统的英国形象,体现了爱略特的民族自豪感,但是风景中的另一层内涵则体现在对法国的指涉上,表达了爱略特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批判,希望以此为鉴,保存英国自身的发展模式和独立的民族身份。

黑格尔曾经用主奴关系来概括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也就是说正是在排斥他者的过程中自我的身

份才最终建立起来。考利(Linda Colley)在《不列颠人》一书中就论述了英国人的民族身份是如何在与法国的对抗中形成的:“英国人将自己定义为清教徒,为了生存一直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天主教国家作斗争……他们以一个民族定义自己并不是因为国内任何的政治和文化认同,而在于和隔海相望的他者作斗争。”^{[16]5-6}考利认为英格兰的民族身份形成于18世纪,并详细追溯了1703年到1837年间英法的对抗史。爱略特早期小说中对故事的时代背景都有明确的交代,《牧师情史》始于1788年,亚当的故事开始于1799年6月18日,《织工马南》的开头设定的时间为19世纪初,可见这些故事发生的时间都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之间,它们虽然讲的都是乡村的故事,人们的生活也比较封闭,亚当学习的夜校教室挂的旧式英国地图变得模糊不清即是明证,但是爱略特并没有将时代的浪潮隐去,特别是法国对英国的影响。翻开史书可以发现,法国是那个年代的弄潮儿,法国大革命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建立了资本主义政权,结束了封建君主制,但是伴随着拿破仑即位,起先的护国运动转变成了对外扩张的侵略战争,英国也多次与欧洲各国结成联盟进行反法斗争。英法冲突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和势力范围方面的原因,英反法既有反对革命、维护君主立宪制的政治保守主义性质,更有争夺欧洲和世界霸权的野心,同时战争将国内的和平和安适也统统带走了,“海外市场的突然关闭给予贸易沉重的打击,民众经受了1795年至1797年1806年至1809年,1810—1812的三次严重经济萧条”^{[17]179}。拉维罗有一些地主在拿破仑战争年代也不受影响,过着悠闲的生活。干草坡的村民们也时不时地谈论起战争局势,希望英国取胜,并不惜以贬低法国人和取笑拿破仑为代价来表达自己的民族热情,在这些村民的眼中,法国人身材矮小,像蛤蟆和蝗虫一样不堪一击。而亚当则是英国国民性格的代表,拥有撒克逊人的血统,代表了英格兰民族中勇敢的一面。无怪乎书中人物还评论他这样的人一定能打败法国人。麦琪的哥哥汤姆在寄宿学校时也十分迷恋曾参加过半岛战役的教官朴尔塔先生,爱略特对此并没有嘲笑汤姆的幼稚,还指出“如果国内没有喜欢幻想成为军人的和平居民,我们的部队是否还需要维持就很难讲了”^{[14]187}。爱略特在散文《萨奇的印象》中也流露出了爱国热情,“英格兰将不会屈服于异族的统治……我们的血管里流着民族的血液,有一种特别英式的东西值得我们为之去奋斗、去牺牲,而不是去摒弃它”^{[16]207}。

爱略特不仅看到的拿破仑战争的侵略性,表达了对民族的忠诚和热情,还对法国激进的发展模式持保留态度。雷格诺就曾对比了德国和法国不同的发展道路,一种是古老的,一种是电力十足的。爱略特虽然欣赏法国人革命的决心,但是对革命这种方式产生了怀疑,在她看来,过快地追求结果和速成只能给国家带来混乱,给人们带来灾难。爱略特在《牧师情史》中就描述了1788年的法国,“这个伟大的国家正为各种互相抗争的思想、情绪所困扰,动荡不安,而这只不过是忧患苦难的开始”^{[18]197}。反观当时的维多利亚社会也正在经受转型之痛,改革的风潮一浪接着一浪,妇女运动、工人运动以及议会改革此起彼伏,人们也陷入了信仰危机之中,乡土之根也几乎受到动摇。爱略特在这种情景下也产生了深深的焦虑,并且通过文学作品对英国的发展模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写给好友的信中,她表示,“我们的宪法并不会阻碍政治改革的缓慢进步,目前我们只适合这样。……我们英国人是慢慢爬行的人民”^{[19]99},“吵吵闹闹的那些教授革命教义的导师其实是一群傻瓜和恶棍”^{[16]28}。爱略特还在《佛洛斯河上的磨坊》中展示了罗纳河和莱茵河两边不同的风景,对比了普通民居的残垣和古堡的废墟,“前者在即使最美好的日子也只象征了一种低层次的生活,一切细节都属于我们这个庸俗的时代;而后者即使在倾圮后仍然有如山间的青松,跟陡峭的绿色峭壁融会,仿佛天生就浑然一体”^{[14]287}。莱茵河的城堡象征着人类宏伟的历史生活,而罗纳河上的村庄废墟如同骷髅一般代表了偏狭的人类生活,前者是旧式德国的发展方式,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与大自然惺惺相惜,而后者则是急功近利的法国发展模式,展示了一个粗俗的世界,与大自然格格不入。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爱略特夫妇也密切关注战况,爱略特将战争看成是两种文明的冲突,并对德国人给予了深深的同情。从对法国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到爱略特对英国现状的担忧,在她看来,英国人应该保持冷静的头脑,采取渐变发展的态度,而不是一味地追求

速度和热情。

综上所述,爱略特对中部英格兰,特别是乡村的风景描写具有秀美的特点,表达了她对英国景观的热爱和对传统生活方式的深深依恋,而她笔下的欧洲却成了丑陋和庸俗的代表,同时爱略特对法国的指涉也暗示了她对其好战、激进的不满。通过不同的景观再现,爱略特在勾勒出历史波动的同时,试图建构一种保守、渐变的“英国性”,来增强民族凝聚力。爱略特创造了一种新的风景神话,为英国人提供了一种深厚的情感和文化连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把爱略特称为民族良知的仲裁者和民族财富的守护人并不为过。

参考文献:

- [1] Davidson Angus. *The Hero in Eclipse in Victorian Fiction* [M]. London: Oxford UP, 1956.
- [2] Henson Eithne. *Landscape and Gender in the Novels of Brontë, Eliot, and Hardy* [M]. Farnham: Ashgate, 2011.
- [3] Helsinger Elizabeth K. *Rural Scenes and National Representation: Britain, 1815—1850* [M].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97.
- [4] Schama Simon. *Landscape and Memory* [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5.
- [5] Rignall John. *George Eliot, European Novelist* [M]. Farnham: Ashgate, 2011.
- [6] Eliot George. *Impressions of Theophrastus Such* [M]. Boston: Estes and Lauriat, 1894.
- [7] 爱略特. 米德尔马契 [M]. 项星耀,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 [8] 爱略特. 织工塞拉斯·马南 [M]. 曹庸, 译. 上海: 新文艺出版社, 1957.
- [9] 艾略特. 亚当·比德 [M]. 傅敬民, 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 [10] 麦茵特. 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 [M]. 吴国盛, 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9.
- [11] 威廉斯. 乡村与城市 [M]. 韩子满, 刘戈, 徐珊珊,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 [12] 伯克. 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 [M]. 郭飞, 译.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10.
- [13] Eliot George. *Silas Marner, The Lifted Veil, Brother Jacob* [M]. London: OUP, 1952.
- [14] 爱略特. 佛洛斯河上的磨坊 [M]. 孙法理,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2.
- [15] Harris Margaret, Judith Johnston. *The Journals of George Eliot* [M].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8.
- [16] Colley Linda. *Britons* [M]. New Haven: Yale UP, 1992.
- [17] 巴特勒. 浪漫派、叛逆者及反动派 [M]. 黄梅, 陆建德, 译.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 [18] 艾略特. 牧师情史 [M]. 张玲, 译.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3.
- [19] Cross J W. *George Eliot's Life as Related in Her Letters and Journal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10.

Construction of Englishness in Early Landscape Writing of George Eliot

Du Haixia

(School of English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As a prominent feature in George Eliot's novels, landscape has been interpreted from Dutch painting, Ruskin's artistic views and feminist perspectives by critics to reveal her realism and the humanitarian concern centering around sympathy, but the Englishness encoded in the landscape is ignored. English landscape is pastoral and beautiful, whereas the European landscape is "sublime", even despicable. At the same time the reference to France should not be overlooked. Through constructing a conservative and evolutionary Englishness by landscape, Eliot attempts to express her pride in being English and the wish to increase the national cohesion.

Key words: English literature; George Eliot; landscape; Englishness; national identity

(责任编辑 王作)